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為什麼三千名流匯北碚

葉梅

從高樓林立的重慶朝天門大橋附近出發，沿嘉陵江前行，行經黃花園大橋跨江而上，一路向北高速，不久便抵達北碚隧道入口。這條超長隧道橫跨於中梁山餘脈之間，雙洞綿延超四千米，洞內燈光明亮則不覺其遠，待駛出隧道的剎那，滿眼青綠豁然鋪展，縹雲山麓的清新氣息撲面而來，那便是北碚城區。

整個車程只需四十分鐘。但在八十餘年前，從朝天門前往北碚，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陸路以泥石鋪就，需盤山繞嶺，鷹嘴崖一帶左臨絕壁、右瞰深谷，十分險峻，逢上雨天更是泥濘難行。更多人則選擇水路，自朝天門附近的千廝門碼頭，乘民生公司小火輪或木船，溯嘉陵江逆流而上，江道險灘羅列、暗礁叢生，小火輪需大半天，木船則全憑繆夫拉纜過灘，少則一天，多則兩三天不等。

然而，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裏，無數文人學者、科教志士、社會名流正是沿着那些路徑，陸續遷徙到北碚的。

想當年，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漢等重鎮相繼淪陷，短短數年間，三千餘位社會各界名流，兩百餘所機關、學校、科研機構相繼在北碚這個西南小城裏落戶，鑄就了「三千名流匯北碚」的抗戰文化奇觀。

這奇觀，應始於愛國實業家、鄉村建設先驅盧作孚戰前十餘年的匠心建設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前的北碚，還只是嘉陵江畔一座破敗凋敝的江邊鄉場，川渝間一處無名小碼頭，到處泥濘污穢、匪患猖獗、民生凋敝。盧作孚「願人人皆為園藝家，將世界造成花園一樣」，他於一九二七年執掌峽防團務局之後，開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現代化鄉村建設試驗，

全力改造舊北碚。他聘請丹麥工程師規劃城區，修建了四川第一條北川鐵路，盤活天府煤礦本土產業。他建公園、修道路、種梧桐，改善電力照明、郵政通信與公共醫療，讓北碚率先擁有了近代城市的基礎設施與整潔市容。

與此同時，盧作孚創辦中國西部科學院、北碚圖書館、兼善中學等大批文教機構，搭建起西南地區首個近代科教體系，讓北碚早形成崇文重教的濃厚氛圍。一九三六年北碚嘉陵江鄉村建設實驗區署成立。

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，國民政府西遷重慶，北碚被正式劃定為陪都遷建區，其獨一無二的戰時區位與環境優勢，使之成為名流避亂治學、文化救亡的最優選擇。盧作孚與時任實驗區區長的兄弟盧子英聯手，動員北碚民眾，主動接納內遷機構與流亡志士，為各界名流提供安居治學、救國履職的便利條件。在舉國動盪、顛沛流離的亂世中，北碚以一城安寧，為散落四方的華夏文脈與精英人才，撈起了一方存續火種的天地。

盧作孚創建的中國西部科學院，先後迎來了地質學家翁文灝、李四光、黃汲清、李春昱；氣象學、地理學奠基人竺可楨；古生物學權威楊鍾健，實驗胚胎學創始人之一的童周周；古人類學家、北京猿人頭骨發現者之一的裴文中；中國近代植物學主要奠基人錢崇澍；地震學家李善邦；土壤學泰斗侯光炯；神經解剖學專家盧于道；農學家、茶葉專家吳農農等數十位國內頂尖科學家，搭建起抗戰時期西南規模最大、門類最齊全的民間科研體系。無怪乎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曾在當時將北碚譽為「戰時中國最大的科學中心」。

來到北碚的教育、文化界名流燦若群星，

不計其數。陶行知、梁漱溟、晏陽初、黃炎培、馬寅初、陳望道、潘序倫、周谷城、吳宓、鄧廣銘、呂振羽等教育家、哲學家在此創辦學院，傳道興學、革新民智，深耕鄉村教育。史學泰斗顧頡剛、翦伯贊、楊家駱、鄧少琴等在此專注歷史研究；作家郭沫若、老舍、林語堂、梁實秋、胡風、艾青、靳以、繆崇群、孫伏園、梁宗岱、趙清閣，戲劇藝術名家田漢、曹禺、夏衍、洪深、陽翰笙，青年進步作家鄒荻帆、綠原、冀汭、路翎、丘東平等人都在此寫下了多篇經典名作，如戲劇《屈原》《秋聲賦》《北京人》《法西斯細菌》《雞鳴早看天》，小說《四世同堂》《財主底兒女們》，散文《雅舍小品》《北碚小記》《夏蟲集》《北溫泉遊記》，詩歌《火把》等等。

復旦大學一九三八年遷至北碚夏壩（從前稱下壩），院系齊全、規模宏大，名師雲集，辦學盛況聞名一時；中國第一所戲劇專業高等學府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」遷此後，匯聚大批戲劇名家授課創作，成為後方戲劇藝術傳播與人才培養的重要陣地。此外，江蘇醫學院、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、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也先後遷入。盧作孚倡辦「中國鄉村建設學院」，由梁漱溟等學者在北碚執教。

三千名流匯北碚，動人的故事如縹雲山上的樹木，深扎大地，數不勝數。

如今，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惠宇樓裏，「三千名流匯北碚——全民族抗戰時期北碚科教文化史蹟展」引來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。在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舊址大門前，通往嘉陵江的石階仍鋪陳着，當年那些莘莘學子的足跡猶在。校園的牆上展示着部分學子的珍貴記憶，讓我過目難忘的，有一位在此畢業的朱啟平，後來擔任《大公報》駐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，他親眼見證了一九四五年日本在東京灣美艦「密蘇里號」上的簽字投降儀式，寫下長篇通訊《落日》，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的《大公報》上，打動了千千萬萬讀者，成為公認的經典。

三千名流匯北碚，亂世之中的大遷徙，存續了中華民族的文脈火種，也重塑了西南山地的文化氣質，讓北碚這座西南小城，積澱下一代人的家國赤誠，刻下了一部部愈久彌珍的大書，有多少精神財富正待後人着力開掘。



▲重慶市北碚區的縹雲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景象。 資料圖片

中國第一所大學與香港(下)



流動空間
方元

一八九五年的香港，開埠才五十多年，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人口加起來約二十四萬（九龍半島北部和新界尚未劃入香港管轄區）。然而，時勢和命運讓這個歷史不長、面積不大、人口不多的「彈丸之地」成為一個輸送新型知識人才的重要港口。

當香港學生遠離家鄉，來到一個氣候、語言、文化和生活習俗不同的北方城市，他們還能交出高分的考卷嗎？四年後，當皇帝的欽差大臣裕祿為第一批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時，第一個上台領取證書的正是香港學生王寵惠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，獲得中國第一所大學的第一張、第一號的畢業文憑。

一九〇一年，北洋大學派出第一批赴美留學生，共有八人，其中四個是香港人。他們是陳錦濤、王寵惠、王寵佑和胡棟朝。陳錦濤在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，回國後做過財政總長等職。王寵惠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，回國後做過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等職。王寵佑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礦冶地質學碩士學位，回國後做過漢冶萍公司大冶鐵礦總經理等職。胡棟朝在康奈爾大學獲得土木工程碩士學位，回國後做過廣東省廣九鐵路管理局局長等職。

在香港為北洋大學輸送的人才中，不僅有許多優秀的學生，還有兩位傑出的校長：伍廷芳和劉仙洲。伍廷芳原是香港的大律師，後來北上輔佐李鴻章。他參與了創建北洋大學堂的前期籌備工作，並在大學成立後的第一年擔任頭等學堂的總辦（大學學院的校長）。民國成立後，他擔任過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等職。

劉仙洲是機械工程學家和教育家。他是香港大學一九一八年的畢業生。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他擔任北洋大學校長。此後，他擔任過清華大學副校長和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等職。

歷史是盞燈，重新點亮它，可以照亮我們前行的路。近十年，北洋大學作為教育改革的一個歷史範例，經常成為研究的對象。同時，有關香港人在天津的史料也隨之浮現出來。

實際上，香港人在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需要進行系統性整理和研究，把散落在各處的歷史碎片搜集起來，拼合成完整的圖畫。雖然香港位於華南海沿，但香港人從來不是站在邊緣的局外人，而是投身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參與者。



▲廣州越秀公園的伍廷芳雕像重建於一九八五年。他曾協助創辦中國的第一所大學。 作者攝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在牛津大學植物園蜿蜒曲折、鮮花盛開的小徑中，有一張特殊的木頭長椅，靠背上刻着「萊拉+威爾」的字樣，後面則安放着一對動物雕像，是很多文學愛好者的打卡點。

熟悉奇幻文學的讀者會知道，長椅上刻着的名字和後面的雕像，均來自英國暢銷書作家菲利浦·普爾曼《黑暗元素》三部曲中的角色。主人公萊拉和威爾在最終章《琥珀望遠鏡》的結尾篇，於植物園裏分隔兩個宇宙的窗口關閉前吻別，兩個將永遠不能再見的人約定每年夏至正午時分，在各自宇宙的植物園裏、坐在同一條長椅上以感受彼此的存在。儘管小說中的植物園是虛構的，但和現實中的牛津植物園別無二致，在小說出版五年後放置的長椅，正是書中令人心碎結局的核心所在，不僅吸引了許多遊人來參觀，更成為不少書迷的朝聖地。

《黑暗元素》三部曲講述了一個大約十二歲女孩穿梭於不同世界的故事，她最初是為了拯救朋友，最後卻是為了面對宇宙的奧秘並拯救宇宙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她愛上了男孩威爾，但也要應對來自強大宗教組織的威脅等重重挑戰。書中有兩種令人難忘的魔法：守護精靈和塵埃。對於守護精靈，每個人都有一個動物夥伴，牠在物理上獨立於人，但本質上是人的一部分，代表着人的一部分身份。塵埃則是意識的物質，一種幾乎看不見的粒子，隨着人們長大並逐漸意識到自身，它們會聚集在人們周圍，並指引着萊拉解讀她的真理儀，也就是書中的「黃金羅盤」。

由於該系列小說的奇幻性質，最初被定位為兒童讀物，但時間一長，人們意識到不應該如此簡單地劃分讀者群體，因為小說在始終保持冒險精神的同時，又探討了很多人類存在的

超越奇幻

根本問題——關於成長、意識、宗教、科學、道德等宏大命題。尤其作者在書中透露出對宗教的某些不認同或是宗教懷疑論，如同他後來在接受採訪時所說，宗教問題是重大問題，「比如我們從何而來？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？」「在某種意義上，我是無神論者」。或許正是這個原因，他的小說遭遇了廣泛的宗教抵制，美國圖書館協會在二〇〇八年的一份榜單顯示，普爾曼的小說是當年美國第二大審查對象。

在《黑暗元素》三部曲之後，普爾曼又創作了《塵埃之書》系列，這是設定在同一世界觀下的第二部三部曲。去年十月，該三部曲的最終章《玫瑰田》出版，為讀者與奇幻系列主角萊拉的旅程畫上了句號。如果說第一部三部曲的成功，是基於對有組織宗教的批判性刻畫，那麼第二部三部曲則警示人們不要過度理性，其拓展了我們對萊拉世界的理解，反過來也幫助我們反思自身的世界，堪稱對人性和想像力的頌歌。正如作家勞拉·米勒在網絡雜誌《Slate》上所寫，這部奇幻作品不止面對青少



▲牛津大學植物園內刻着「萊拉+威爾」的長椅及後面的動物雕像。

年，顯然更是為成年人而作。

事實上，通讀普爾曼的這六本奇幻小說以及其他短篇小說後，會發現他針對的真正敵人並非靈性本身，甚至不是所謂的宗教，而是更接近於教條或絕對主義的思維，他是在多年前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「我們可以從虛構作品中學習虛偽和善惡」。他曾多次深入探討自己對所講述故事的責任感，而他花費三十年時間塑造萊拉的世界，正是這種責任感的體現。不僅如此，與其他大獲成功的奇幻系列如《哈利波特》《權力的遊戲》《飢餓遊戲》等不同，《黑暗元素》和《塵埃之書》中的故事從寫作之初便未追求搬上影院大銀幕那樣的快感，因為萊拉的冒險故事在紙上最能打動人心，沒有人能像她一樣如此令人信服地傳達普爾曼的主題。

不論普爾曼的奇幻小說是否因政治傾向存在爭議，其無疑是近幾十年來成功的文學作品之一。英國《衛報》將《琥珀望遠鏡》列入了二十一世紀十大好書之列，BBC、《新聞周刊》和其他知名媒體也作出了類似的評價。《黑暗元素》三部曲還啟發了電影、劇集、舞台劇等藝術創作，其衍生作品的總銷量近五千萬冊，並被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，現在連很多西方國家的女孩子都取名萊拉。

儘管如此，普爾曼本人曾多次談到他對奇幻題材的忐忑不安，他從未想過要像奇幻作家托爾金那樣，為了創作而創作。相反，他在一次演講中說道：「我必須嘗試運用我創造的各種生物——惡魔、鎧甲熊、天使——來表達一些我認為真實而重要的東西，關於我們，關於人性，關於成長、生活和死亡。」他又強調：「最終，我認為這就是奇幻的價值所在：當它服務於現實主義的目的時，它便成為一種偉大的載體，而當它背離現實時，它就成了一堆老古董。」正如文學評論家所說，以兩個奇幻三部曲來看，萊拉的世界是真實存在的，牛津植物園裏那張滿是塗鴉的長椅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出版人的盛夏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每年六月，赴京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(BIBF)，與內地和海外出版人交流，也拜訪作者，談談有趣的選題並策劃活動。今年恰逢圖書博覽會四十年，BIBF規模更勝往屆。來自八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一千七百多家參展商，劉震雲、余華等數百位知名作家，一千多場線上線下交流活動，加之同場舉辦的美食書展、文創展和藝術書展等，如今的北京圖書博覽會早已不只是業內人士版權洽談的平台，更成為廣邀公眾參加的閱讀嘉年華。近年的北京圖書博覽會，除內地各省市出版集團參展之外，國際展區亦有港澳及海外國家和地區參與，且設立「主賓國」機制，每年邀請一國家重點展示其文化及歷史。今年主賓國

阿聯酋打造的「阿聯酋之家」展館，匯集近三十家當地文化出版機構，除展示圖書、舉辦作家沙龍之外，更會現場演出阿拉伯傳統阿亞拉舞、烏德琴，擺出椰棗與阿拉伯咖啡供訪客品嚐，好不熱鬧。

另一處備受讀者關注的展區是香港館。今年香港館以「香港文學散步」為主題，展示眾多香港本地文學名家名作，以及青年一代創作的插畫和設計作品等。展區以木色為主調，頗具文青風格，設計精巧的圖書高低錯落擺放在空間展架上，翻閱圖書猶有尋寶之趣。展位一側亦有VR體驗區，讓名家筆下的香港遊動起來，將紙筆字墨轉化為立體可感的沉浸式漫步體驗，是「出版+科技」的一次有益嘗試。與香港館相鄰的聯合出版集團展區，以「香港出品」為主題，其打卡蓋章活動吸引眾多大小朋友參加，「得閒睇書」一度成為社交平台熱

詞，足見內地讀者對粵語、對香港文化不乏好奇與喜愛。

儘管有不少國際出版商和文創品牌前來參展，但整體規模及國際展區客流仍有提升空間。今年設「BIBF世界禮物市集」，邀約中國及海外文創品牌參展，亦有BIBF自有文創周邊展售，不過線上宣傳着墨較少，市集現場展位及品牌數量有限，尚未完全展示理想狀態中所謂「世界禮物」的豐富多元樣態。另外設於展場四層的「藝術書展」，原本讓我等藝術愛好者頗為期待，不過現場所見展覽設計較保守，若能適度融入科技元素，將藝術的有趣和生動盡與展現出來，會更好。

如今的BIBF，儼然盛夏時分作家、出版人與愛書人的年度之約。豐盈爛漫的日子裏，有書，有創意，有久別的相見或偶然的邂逅，都是賞心樂事。